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三 宋 衛湜 撰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凖推而放諸西海而凖推而放諸南海而凖推而放諸北海而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鄭氏曰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凖猶平也

孔氏曰自此以前皆曾子之言自此以下異故更言曾子曰置謂措置也塞滿天地謂感天地神明也溥布也横被四海言孝道廣遠也推而至於四海以為準平而法象之無所不從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美武王之德今孝道亦然故引以證之

嚴陵方氏曰直而立之則塞實乎天地之間專而散之則横廣乎四海之内施言其出無窮故後世曾無朝夕之間推言其進之不已故放之四海而準放與

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為準而不差也前既言溥之横乎四海後又言推而放諸四海蓋前言身之所行者如此後言人之所化者如此

石林葉氏曰塞乎天地所謂窮高厚也横乎四海所謂極深遠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悠久無疆也

講義曰孝出於人心人有賢愚而此心不異時有古今而此心常存天地之心亦無以異乎人之心此所以塞天地横四海施諸後世無所不可

山陰陸氏曰夫孝出於同然故推而放諸四海如此即有不準是背類反倫者也

新安朱氏曰準猶齊也言無不同也

慶源輔氏曰曾子之孝至此所謂誠則明明則形形則著著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矣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

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
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
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鄭氏曰夫子孔子也曾子述其言以云中孝用勞勞
猶功也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已而自忘己之
勞苦也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諫而不逆順而諫之
也必求仁者之粟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
也

孔氏曰以語更端故云曾子庶人思父母慈愛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可謂用勞矣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備物謂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

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謂樹木以時伐也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樹木見月令樹木方盛解慈愛者生育之恩也勞者

奉養之力也於親生育之恩則思之而不忘於已奉

養之力則忘之而不思故曰用力仁所以愛親義所

以敬親愛敬盡於事親可謂用勞矣用力言事用勞

言功不匱言德則大小與中其别可知矣用力則能

養矣用勞則弗辱矣不匱則可以尊親矣故皆以孝

有三題其事前以大孝為首此以大孝為終何也前

以位言孝故自上以及下此以行言孝故積小以至大父母愛之喜而弗忘仁之至也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義之盡也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親而已内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蓋不逆之謂也巽而入之則雖諫而不逆也仁者之粟則有愛心存焉若夫子受仁人之饋則掃地而祭亦此之意祭之以禮禮之終也此主言祀故曰禮終

石林葉氏曰孝者仁之實仁則能愛於物伐樹木殺

禽獸故必以時莫非勞也有勞於德有勞於力而忘勞者思親之慈愛也未能無望於其親故為小孝仁大矣則尊之義有理則安之仁義而已勤行而不懈未能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故為中孝博施則聖矣仁不足以名之孝至於此則達於天下四海九州之美味莫不備至故為大孝

延平周氏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無愛心以其無愛心是以非孝也思慈愛忘勞庶人之孝也尊

仁安義諸侯以下之孝也博施備物唯天子乃能與此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然有所謂怨者也故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然有所謂逆者也故荀子曰從義不從父

講義曰夫自其異者觀之則草木禽獸與人為殊類自其同者觀之則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草木鳥獸與人等爾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至於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謂之非孝蓋自其同者觀之也

用力者竭力以事親用勞者盡心以事親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之勞苦則不愛其力矣所尊者仁所安者義以仁義喻父母於道其心庸有不盡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予也類謂凡人子也潁考叔愛其母施及莊公舜致瞽叟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孝子之道果有匱乎備猶周徧也物即人也博施備物即詩所謂永錫爾類也父母之存也愛之則喜而不忘思求其所可喜者以悅其親也惡之則懼而

不怨思去其所可惡者以安其親也

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兢兢業業無一息或違無一物不體豈有非時害理之事博施則用勞不足言矣備物則用力不足言矣此聖人達孝之事也喜故不忘懼故無怨柔行巽入期父母之順於理而不期父母之從乎我至於此則其誠至矣

山陰陸氏曰思慈愛忘勞對以慈愛然後忘勞小孝也以視尊仁安義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以視不匱

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若施及莊公亦其一隅老子曰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其此之謂乎廬陵胡氏曰用力所謂竭力耕田共爲子職也懼而無怨孟子言舜怨慕何也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舜之怨慕孝也不逆所謂又敬不違父母既沒雖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祀親然則孟子之受餽可以祀歟曰其交也以道君子受之

矣受之而以祀可也然孝子之心有所不安故必仁者之粟為孝

黄氏曰註謂必求仁者之粟以為粢盛則失者逺矣況先王之禮不耕者祭無盛自天子執耒三推下逹庶人皆從斯禮今曽子所言粟者禄也謂父母既没必仕於仁諸侯賢大夫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恐辱先也況曽子嘗敝衣以耕於魯魯侯聞之致之邑曽子固辭聖人稱之能全節也

孟子云士三月無君則弔以其失於祭祀之禮也親没者必居於仁者之朝食禄行道以終祭祀之禮爲禮終也

馬氏曰此之為禮終此言孝子之遭變也前言可謂能終此孝子之常也遭變則嫌於非禮故曰禮終常則不嫌故曰能終而已處常則易制變則難易者曽子之事也難者舜之事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

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鄭氏曰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頃步頃當為跬聲之誤也予我也道而不徑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樂正子春傷其足而憂因明父母遺體不可損傷之事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

為大非特體全又須善名得全跬步謂壹舉足道而不徑者謂於正道而行不由邪徑正道平易於身無損邪徑險阻或有所傷舟而不游者渡水必舟船不浮游於水上乘舟安浮水危也此是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體而行歷危患處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總結舉足出言二事身及親並不羞辱可謂孝矣

長樂劉氏曰樂正子春可謂能改其過者也失之於初而戒之于終焉唯人之身氣以體全德以性全者

也體懼而弗傷則氣無不全者也性存而弗拂則徳無不備者也莫非父母之所遺者非禮不言非禮不動非禮不視非禮不聽是以言動中於禮樂之節而民瞻仰之取以為模範焉不曰内全其德性而外全其氣體之道歟是可謂之弗忘其父母者也然則舍坦塗以由徑緩舟渡以游淵不慎其言不羞其辱者小人之事豈足為孝其親者道哉

嚴陵方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者生養

乎天地之間者人道最為大孝經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泰誓言惟人萬物之靈蓋大以言其道貴以言其性靈以言其德互相明耳父母全而生之謂生其形也子全而歸之謂歸於土也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故曰可謂全矣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動止之間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際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游則不敢以先父母

之遺體行殆故也殆亦危也惡言不出於口者己之言也忿言不反於身者人之言也唯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也以忿言不反於身故不辱其親而身者親之枝也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馬氏曰天生生者也故曰天之所生地化化者也故曰地之所養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以不虧其體立身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於身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子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言得全

而歸之也今夫以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則不思甚耳

延平周氏曰周官之法禁徑踰者禁川游者而此則曰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是以知周公之法不特有意於防微而又有以教人之孝也

講義曰舉足而不敢忘固懼其危也而言何與焉蓋吾以惡言出於口人以忿言反於身為身之辱而貽親之羞者甚矣至於出言而不敢忘則所以全其身

以歸其親者斯無愧矣不徑不游雖若非難者亦曰充此心以往則凡所以求全其身者詎止不徑不游乎昔曽子啟手足之際然後釋淵冰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

新安朱氏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者也父母生我也四支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斯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

後為不負於天地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鄭氏曰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禄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

小官

孔氏曰前經明孝此以下至不敢犯又兼明孝弟此

經論四代弟順尚齒之義虞氏帝德弘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夏后氏尚功功高則爵高既貴其爵則德雖下而爵高者亦貴之由道劣故也於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殷人又劣於夏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殷人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敬愛彌狹於已有親乃貴之亦皆年高者在前也次乎事親言貴年之次第近於事親之孝也鄭恐貴者皆班序在上故謂燕賜加於諸臣凡四代朝位班序皆

以官爵為次而夏后氏貴者但以爵高加恩賜也尚
謂德爵富親各於其黨類之中而被尊也鄭云後德
則在小官者解虞氏貴德之意以舜時人皆有德德
小先來者已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小官
德尊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也
山陰陸氏曰貴尚之次也據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
夏道漸劣其德或無實也於是貴爵殷道愈劣於是
貴富蓋古之諸侯有爵尊而地狹爵雖卑而地大貴

富則地大者先周道愈益劣是故貴親鄭氏謂舜時多有德後德則在小官言以德爲後則在小官釋所以貴德也

馬氏曰貴以對其民爲賤尚以對其等爲下四代非相反也蓋有虞氏貴德則賢者固已在位能者固已在職矣故夏后氏承之以貴爵貴爵則賢而德似其先人者使之世官不賢而不至於不由禮者使之世禄矣故殷人承之以貴富貴富則尊祖尊祖則敬宗

敬宗則收族故周人承之以貴親皆因其時乘其理為之也夏后氏貴爵斯所以貴德也殷人貴富斯所以貴爵也周人貴親斯所以貴富也然貴德以賢貴爵以貴貴貴富以明功貴親以厚本則四代一也齒取諸身年取諸物皆可以數言

嚴陵方氏曰四代之所貴不同由救弊之政異故也貴德之弊有至於忘君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蓋爵所以明貴賤故也貴爵之弊有至於忘功故殷人救

之以貴富蓋富者所以明世禄故也三者之弊有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親至於尚齒則未嘗易者以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萬世而無弊故也虞帝亦曰盛王者以舜之時五帝之所終三王之所始故也且堯猶號放勲則以王稱舜不為過矣以王制考之四代養老或異其禮或異其所或異其服雖各不同所以不遺年之意則一而已或曰年或曰齒何也謂之年則以所歴為主孟子所謂歴年是也與

此言遺年之年同謂之齒則以所序為主中庸所謂序齒是也與此言尚齒之齒同内則言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則五帝非不貴老也所謂憲者憲其德而已所主在德不特在年也

延平周氏曰蓋年之貴者弟也而事親者孝也

慶源輔氏曰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者必有富此虞夏殷之所貴如此至於周則又厚親以反本焉此其世變使然聖人因時定制有不得不然者也若夫年齒

之尚行乎萬世而不可變者蓋敬老慈幼人之性也四代之王不失其性而已即四王之事而反求諸一心則知年之果不可遺次乎事親之義明矣

慈湖楊氏曰祭義云殷人貴富而尚齒此非聖人之言也富非道之所貴也而家語謂孔子之言豈記者之差乎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鄭氏曰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為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

孔氏曰官爵同則貴尚於齒四代皆然弟達乎朝廷言遜弟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也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故鄭知朝位立於庭也又燕禮大射卿大夫立於庭北面君降自阼階南鄉爾

卿卿西面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爾謂揖也於時老臣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案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此經中所云是君不許者故異其禮若其致事則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也

嚴陵方氏曰爵同故以齒為上爾爵異則以爵為上也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蓋朝廷雖以爵為上然未嘗廢齒則此所言者是也鄉黨雖以齒為

上然亦未嘗廢爵則後言三命而不齒是也要之朝廷以爵為主鄉黨以齒為主故孟子以為莫如也就謂就其家而不敢召也凡此皆朝廷禮敬之事故曰弟達乎朝廷也致事者無預於政故不俟朝而後優之以杖未致事者則猶預於政故優之以杖而後不俟朝

山陰陸氏曰祭義謂尊者也故杖於朝早杖於朝早故毋俟朝晚王制八十杖於朝七十不俟朝謂早者

也故杖於朝晩杖於朝晩故毋俟朝早

石林葉氏曰蓋力衰則助之以杖有問則席安之也不敢煩以禮揖之則退故不俟朝有問則就其室者尊之也安之以仁尊之以禮此弟之所以達乎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鄭氏曰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也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孫無弃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孔氏曰行肩而不併謂老少並行肩臂不得併行少者差退在後則朋友肩隨是也不錯則隨者若兄黨為鴈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為行也

嚴陵方氏曰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言見老者則

貴賤無不辟也斑白者不以任行乎道路所謂斑白者不提挈也凡此皆道路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道路若耆耋艾耄之類所謂老若鰥寡孤獨之類所謂窮不遺謂養之有政也強弱以力言衆寡以數言凡此皆州巷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州巷

山陰陸氏曰行肩而不併言雖齊行遇隘狹猶不敢併不錯則隨鄭氏謂錯鴈行也鴈乃參差少邪故曰邪行為錯

石林葉氏曰先之則不錯不錯則隨敬之則車徒辟愛之則斑白不以任此弟所以達乎道路強以力言衆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棄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州巷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鄭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為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

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為搜冬獵為狩什伍士卒部曲也

少儀曰軍尚左卒尚右

孔氏曰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於時力役煩重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也一甸之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田役事案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若田與追胥竭作此未五十者猶在田役故頒禽之時多此長者也註云

什伍士卒部曲者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團曲而聚故云部曲

嚴陵方氏曰甸徒者甸獵之徒役也周官皆作甸先儒以為丘甸之甸誤矣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即此所謂甸徒也雖曰竭作然五十者亦不從之矣頒禽長者先得之而多少者後得之而少故也凡此皆搜狩禮順之事

故曰弟達乎搜狩周官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
軍此言軍旅衆莫小於旅莫大於軍故也尚齒止以
什伍者什以外則齒有所不勝序故也凡此皆軍旅
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軍旅
山陰陸氏曰不為甸徒言以為士司馬法成百井出
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石林葉氏曰搜言春田之始狩言冬田之終軍旅什
伍所致者勇而爵同者猶尚以齒所謂軍旅有禮則

武功成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𢉖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鄭氏曰死之死此孝弟之禮

孔氏曰此經總結上文在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衆行孝弟雖死不捨也

嚴陵方氏曰先朝廷而後道路自内而之外也先道

路而後州巷行乎大又盡乎小也搜狩軍旅則又以有事之時言之朝廷者政之所出故言發道路者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而有所盡故曰至搜狩則馳騁而有所從故曰放軍旅則嚴飭而有所治故曰脩合而言之皆所以達之而已衆死乎孝弟之義而弗敢犯之也

山陰陸氏曰搜狩言放軍旅言脩亦言之法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即若申生伋壽之死猶為犯故曰止

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又曰敬其兄則弟悅所敬者寡而所説者衆蓋以弟而治天下則莫非禮順之行其操甚約而其效甚博故先王内則達乎朝廷而外則達乎道路州巷有事則達乎搜狩軍旅此衆之所以有義死而不敢犯也

慶源輔氏曰搜狩爭獲軍旅爭功弟道達於是則至矣無所不通矣以義死之非有所利也

祀乎明堂所以敎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敎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敎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敎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敎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敎也

鄭氏曰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敎國子者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孝弟之道祀乎明堂於周言之祀文王也樂記祀文王於明堂是也上文祀文王於

明堂為孝此以食三老五更為弟文有所對也此西學鄭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以祀先賢明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以知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於所習之學若瞽宗則在國虞庠為小學者則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

嚴陵方氏曰祀明堂所以享上帝而享之者必有配

配必以父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貴老貴老爲其近於親而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先賢則樂祖西學則瞽宗瞽宗殷學名學有左右之異而此止言西者殷之名也樂祖則有道德者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朝覲所以尊天子而致爲臣之義夫孝以事親弟以事長故始之以教孝而次之以教弟孝弟則足以成德故繼之以教德有德則足以養人故繼之教養能養人則足以事君故繼之以教臣

此教之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於教豈必諄諄而命之也哉蓋行禮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故五者天下之大教而其所以為教者如此而已矣五者以德為主養者孝之屬臣者弟之屬故其序如此

馬氏曰明堂嚴父以配上帝故以之教諸侯之孝若祀賢則尚德故以之教諸侯之德耕籍以供粢盛故以之教諸侯之養以德為主故言德於中夫教萬民

則朝廷道路州巷蒐狩軍旅皆以敎而其敎止於弟

諸侯則敎之孝敎之弟敎之德又敎之養敎之臣而

其敎止於諸侯者蓋萬民則治之詳故敎之禮也略

邦國則治之略故敎之禮也詳言敎萬民而卒之以

諸侯者蓋化賤者易化貴者難化勞者易化佚者難

此公子信厚如麟趾國君仁如騶虞所以為周召之

終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鄭氏曰割牲制俎實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孝次事親也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孔氏曰此明養三老五更及齒學之事牲入之時天

子袒而親割之食之時親執醬而饋食罷親執爵而酳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在下年老及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不見遺弃故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所以致此由養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當入學而太子齒於國人故云而太子齒

嚴陵方氏曰由大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四學謂周設四代之學即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

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是矣

山陰陸氏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矣是之謂辟雍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

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蓋東序之類若辟雍雖大子不得預故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又曰大子少長知妃色則入學學者所學之宫也蓋辟雍非其學之宫是以云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鄭氏曰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

孔氏曰此亦明尚齒貴老之義巡守謂巡行守土諸侯八十九十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

去必往見之若欲共論政教雖不當道路左右君即就之可也

嚴陵方氏曰竟者疆土至此而竟也待于竟而不敢越則其所守槩可見矣先見百年者即王制所謂問百年者就見之是也至於八十九十者其禮又有殺焉彼或在東行則此在西行者弗敢過之而弗見西行東行其義亦若是以不必人人而見之也若欲言政者雖非東行西行固當就而問之矣

山陰陸氏曰此言八十九十者若東行則西行之人不敢過若西行則東行之人不敢過即上所謂車徒辟是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鄭氏曰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

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
乎族故言族爾不有大故不入朝謂致仕在家者其
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后揖卿大夫士
孔氏曰此一節明鄉里之中敬齒之法身有壹命官
者或立或坐齒與鄉人同再命既高鄉人疏者雖復
年高不與之齒但族內計長幼爲班序三命轉尊不
復齒於親族特坐賓東若此飲酒時族內有年七十
者令其先入此三命者後入故云不敢先也鄭註鄉

射謂鄉人詢衆庶而為射於時先行飲酒之禮是鄉射有飲酒者也云以年次立若坐者士立於堂下大夫坐於堂上案鄉射云大夫受獻訖及衆賔皆升受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於堂下云三命列國之卿據諸侯言之若天子黨正飲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此經雖據諸侯亦謂黨正飲酒故云三命不齒若鄉飲酒諸侯之國但爵位為卿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鄉飲

酒賔賢其賔必少其得爵為卿大夫者必年長於賔故在賔東西面而不齒若黨正飲酒以正齒位其賔必長故天子諸侯之國三命乃不齒知鄉飲酒爵為卿大夫乃不齒者案鄉飲酒云席於賔東公三重大夫再重註云席此二人於賔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也其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謂諸侯之國若天子黨正飲酒一命下士立於下再命中士齒於父族坐

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賔東也云一人舉觶乃入者

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賔先入此三命者為

待獻賔獻介獻衆賔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入

也故鄉飲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之前一人舉觶之

後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舉觶

之時縱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

及鄉人少者於先已入今特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

記人之意以身有三命應合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

明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註云雖非族亦然

嚴陵方氏曰以周制考之一命則下士也再命則中士也三命則上士也四命則為大夫矣於諸侯之國三命則卿再命則大夫一命則士也小國則又降於此矣一命齒於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於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

不齒者周官黨正以禮屬民於序以正齒位其言正與此合雖然此特貴貴之義爾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得而廢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夫七十者君猶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五州為鄉五鄰為里於遠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閭可知於近舉里則遠達於五縣之遂可知六鄉六遂足以互見之故也此言族周官所謂父族是也有天下者謂之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謂之父族以傳

代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其名雖異通謂之族焉不齒有二意此謂三命不齒者人不敢與之齒也若王制終身不齒者人不足與之齒也

馬氏曰齒於鄉謂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射禮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

山陰陸氏曰三命受位朝坐燕與進於鄉矣族有七十者弗敢先言族人齒雖高猶後三命荀子曰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

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此又尚齒焉

爵齒更為屈伸方其尚齒則隆爵方其尊爵則隆齒

故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石林葉氏曰三命不齒貴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長

也先王之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

盱江李氏曰大司徒以陽禮教讓謂鄉射飲酒之禮

也黨正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農隙而教之尊長

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鄉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齒於鄉里者以年與衆賔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為賔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尊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

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於其間矣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禄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鄭氏曰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祭統有十倫六曰見爵賞之施焉

孔氏曰此經明有善讓於尊上示以敬順之道不敢

專也

嚴陵方氏曰善者人所欲惡者人所惡於人之所欲而能推原於彼此善所以日進於人之所惡而能自反於此此惡所以日消古之君子能全其德用此道而已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讓德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者也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其善亦小矣内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讓

為不受之詞自諸侯而下皆不受其善特於天子言讓者唯天子之尊其讓為足道故也荀况曰積善成德則德固善之所積而人則有善而已天則有德也由諸侯而下皆推之於人故止言其善自外至内之謂歸自下進上之謂薦本以言其有所反存以言其無所忘父母内也故言其有所反而曰本長老外也故言其無所忘而曰存禄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為禮賞所以為利成諸宗廟者謂必即諸

宗廟之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其曰所以示順則示順之義盡於此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有善讓於天則諸侯有善歸諸天子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則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有是天子諸侯則士庶人有善所以本諸父母存諸長老蓋上之人不有於我故其化然也

石林葉氏曰自天子而下其貴賤皆有所尊由庶人

而上事其祖考皆有宗廟故禄爵慶賞就以成之成言其所以終所以始也然必言示順者以其避遜之道至於此則順所以成也

講義曰天子有善則讓德於天如服以彰有德不自以為德而必曰天命刑以罰有罪不自以為威而必曰天討是也諸侯有善則歸諸天子如四方既平不自以為功而必曰天子之功是也卿大夫有善則薦於諸侯如所謂君之命也非臣之力是也若士庶人

則父母之所訓誨而親族鄉黨之長且老者又從而
教督成就之故有善則又本諸父母存諸長老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
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
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
鄭氏曰立以爲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
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孔氏曰此一節亦明其不敢專輒尊賢之事聖人謂

伏犧文王之屬興建陰陽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占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故也天子親執𢃄道故卷冕北面雖有明哲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斷決其已之所有為之志示不敢自專以尊敬上天也有善稱人有過稱已又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也周禮大卜三兆者玉瓦原也言兆形似玉瓦原之璺罅三易者連山歸藏周易三夢致夢觭夢咸陟也

嚴陵方氏曰陰陽天地莫不有情必待聖人建之然後能有所立焉然易無體也體之於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於人則其官謂之易故曰立以為易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有自知之明而又有知人之知則其事固可以無疑矣猶然斷之於龜者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前言建陰陽天地之情而後止言尊天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出於天而已故後言尊天以該之稱已之過所以教

不伐稱人之善所以敎尊賢伐與矜伐之伐同字者

有其善而矜之秖所以自傷其善故也

山陰陸氏曰卽言占人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則

詞有不婉且名曰易則古之人以筮占龜尚矣君未

有言面者今此言面以龜言面故也據對文君每言

南向臣每言北面

延平周氏曰聖人無非事亦無非敎以天子之尊卷

冕北面以聽於卜非特斷其一時之志而已又將示

人之不敢專而且以尊乎天也

石林葉氏曰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其可見者易與龜也故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則象而易則數也斷其志則謀於已進而詔以吉凶則謀於鬼神而天道所以尊也過者人所畏善稱人則能尊人過稱已則能甲已非有志於仁者不能及之此其敎不伐以尊賢也伐者自有其善以害於已則不足以為賢舜稱禹之賢亦曰不矜不伐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顔色必温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鄭氏曰百事謂齊之前後也如懼不及愛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也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酳之屬也如

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荅也宿者皆出謂賔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術當為遂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將祭祀顔色容貌務在齊莊卑詘思念其親存也慮事謂謀慮祭事服物謂備具衣服及祭物百事謂齊前後凡百之事祭之日色必

溫和行必戰恐身形必卑詘卑靜以正謂孝子其立卑柔靜默正定心意以思念其親也慤善不遺身謂思念親深之故精慤純善之行不違離於身也耳目不違心者言中心思慮不違於親無時歇也思念之深結積於心形見於色術述也省視也循述而省視之反復不忘此孝子思念親之志也

嚴陵方氏曰服物慮其不備故以具服物宮室慮其不完故以脩宮室百事慮其不飭故以治百事溫以

言其不暴也祭之日其温見於顔色爾及奠之也又見乎容貌焉祭之日行必恐爾及奠之也又身必詘焉此孝子之心所以為有加而無已也終言及祭之後則始言及祭之日為祭初可知先言其奠之也則後言宿者皆出為既奠之後可知於祭之日其迎來也如懼不及愛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未之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則是孝子之思其親無物足以慊其心無時足以絶其念如

懼不及愛即所謂致愛則存是矣如語而未之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矣如將弗見即所謂如將失之是矣如將復入即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内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慤言實而無偽善言愛而無惡蓋所體者如此常不違於身也耳所聞者必親之聲目所見者必親之容蓋所存者如此常不違於心也思言思死者如不欲生慮言慮事不可以不豫蓋所念者如此常不違於親也不違言

不違戾而之他也不違於身故能不違於心不違於心故能不違於親結諸心言齊莊之心不可解形諸色言敬齊之色不可掩

山陰陸氏曰凡此四段皆以父母平生言之陶陶遂遂樂豫之貌言孝子祭已其思慕之情少殺也故曰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若後世學佛之徒有然臂煉頂者可謂慤矣非所以語孝也耳目不違心言不為聲色所移失其本心

石林葉氏曰顔色温者有愉色也容貌温者有婉容也畢静以正者有深思也蓋有愉色則若将及之故行必恐有婉容則若将聽之故身必詘有深思則若将見之故立必正陶陶者其氣和也遂遂者其志得也慤善於内而言不違身者以其有應於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有主於内内外定而後為愛親之至此其序所以與前相反也謹是三者而固守之則曰結發是三者於色則曰形察是三者不失其

行則曰術此先王所謂孝也

慶源輔氏曰無是心則將何以為事也致吾之誠愛則見於外者必和顏色必溫則和之至也動則恐其有失於愛故行必恐慤善不違身故耳目不違心耳目不違心故思慮不違親結謂誠實也形謂著明也術省之謂必有事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鄭氏曰周尚左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神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案桓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此說與鄭合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禮記祭儀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陰故社稷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向君祭社南嚮於北墉下而薄社亦北牖則社稷北嚮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而朝必南

面則廟皆南鄉可知廟皆南鄉而昭南面穆北面者

禘祫之位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

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所鄉

則不死其親之意

馬氏曰素問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所以右尊

而左甲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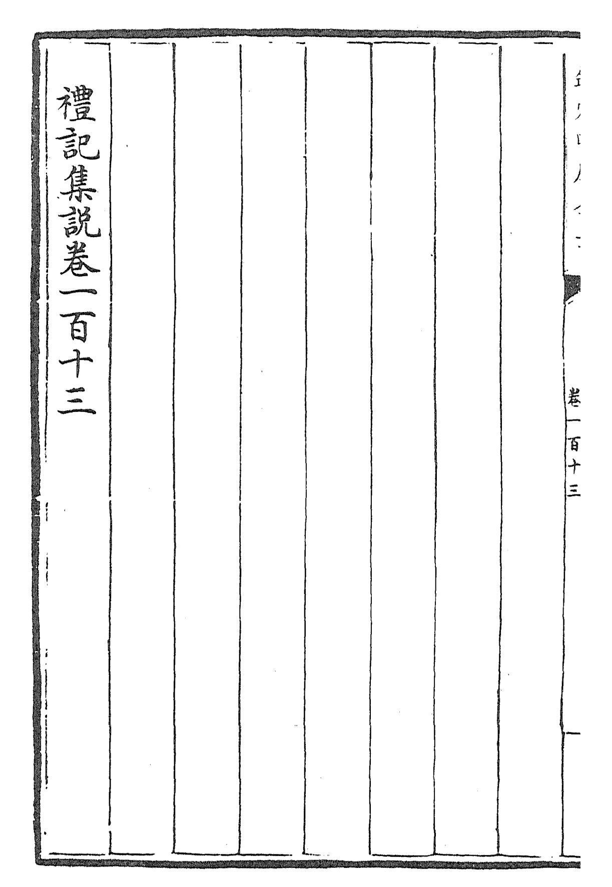
與此同先之以致尊後之以致親蓋先之斯外之矣

後之斯内之矣外之斯逺之矣内之斯近之矣

山陰陸氏曰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先儒謂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尊非是所謂左青龍右白虎雖質家亦爾文家亦爾也

丘氏曰按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為正即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為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

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主死者之祭西方為陰陰主死亡者各從類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三

謹案第三頁前一行喜而弗忘刋本喜訛嘉據監

本改

第十頁前七行豈足為孝其親者道哉刋本足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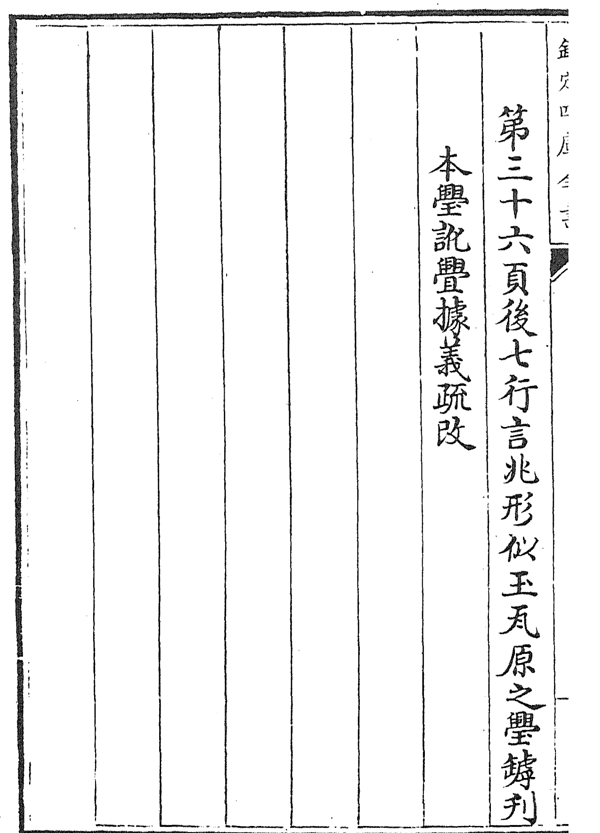
是今改

第十四頁前六行能者固已在職矣刋本職訛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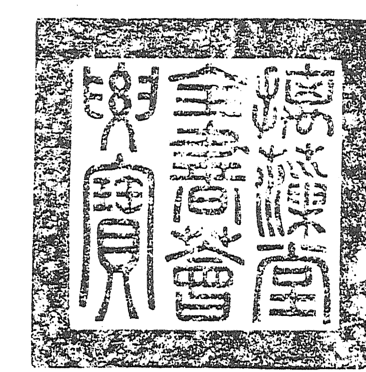
據義疏改

第二十頁後二行圜曲而聚刋本圜訛圍今據監

本注疏改



第三十六頁後七行言兆形似玉瓦原之璺鑄刋本璺訛璺據義疏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四十二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四　　宋　衛湜　撰

祭統第二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别録屬祭祀

長樂陳氏曰祭之為道廣矣大矣深矣逺矣雖載諸文辭莫可得以極其微隱也故有心有志有齊有敬有誠所以言其内者也有容有儀有法有制有禮所

以言其外者也有大小之差有尊卑之用有貴賤之分有親踈之宜有外内之辨有陰陽之殊所以言其等也有報其本有反其始有旌其德有荅其功有迎而致之有送而終之有追而存之有招而合之有昧而顯之所以言其義也有尊罍俎豆簠簋籩籩宮廟垣屋之用假外物以致其誠也有牲牢葅醢圭玉幣帛明水玄酒鬱鬯燔燎之奠取精潔以復其本也在周之六官各有其屬分職典禮以奉祭祀兼六代之

禮樂取三王之沿革以成其能或經或緯不勝其密矣故作祭統總序大綱穿貫百職統成一禮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此祭統所以始於心怵而終於觀政也

嚴陵方氏曰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為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為主祭統則統而論之無所偏主也

山陰陸氏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則祭者其統也名之曰祭統以此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鄭氏曰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怵感念親之貌也怵或為述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凡祭為禮之本禮為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

人經常也案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三十有六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身使已為之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孝子感時心中怵惕故奉親以祭祀之禮若非賢者不能盡怵惕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六典之有刑非不重也然不若禮之為急五禮之有軍非不急也然不若祭之為重禮有經

義有權經言其常權言其變五經者禮之常也可以義起者禮之變心有所怵於內故以禮奉於外而已蓋以其自中出非外至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狥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石林葉氏曰禮者道所以成體故於治人為急祭者人所以報本故於禮為重感霜露之降此自外至而生於人心者亦非自外至也有惻隱怵惕之心此自

中出而反諸天道者亦未必由中出中出則盡志凡在已者無不盡外至則盡物凡在道者無不順此賢者之祭所以受其福也

慶源輔氏曰祭吾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心也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外狥於物而内忘其心者有之矣故曰惟賢者能盡祭之義禮義固由賢者出也故下文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薦之而已不求其為者

此所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内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内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

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鄭氏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薦明猶絜也不求其為為謂福祐為己之報畜謂順於德教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世人謂福為壽考吉祥祐助於身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内盡於已外順於道釋

百順之義謂心既内盡外又行善無違於道理也上
則順於鬼神又廣大其順也鬼神尊故言上出則事
公卿故言外不求其爲者言孝子但内盡孝敬以奉
祭祀不求其福祥爲巳之報案少牢嘏辭云皇尸命
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禄于天宜稼
于田此云不求者謂孝子之心無所求也但神自致
福故有受禄于天之言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
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

禮追養繼孝者養是生時養親孝是生時事親親今既沒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畜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為畜

横渠張氏曰百順之謂福和樂即是福也大抵無待於外則順自致若必待外以為樂則常是不福君子則常受福者君子盡其力以備祭又其才之能豫故祭之日尤受福也接鬼神之道無他唯和樂即是交接也鬼神之道不違乎已又無物與之交秪自已存

此心斯為接矣故當祭貴乎百順貧而直至於無以為禮而不害交鬼神誠意在故也

嚴陵方氏曰名生於實者也受百順之名以已有百順之實則神有百順之報可知雖曰非世所謂福是乃世所謂福也孔子言祭則受福以是而已夫有行而無耗之謂福故曰福者備也然而能順於上下或逆焉則不可謂之備能順於此彼或逆焉亦不可謂之備故曰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必

曰百者舉其多且以成數言之猶百福百禄百祥稱百而已臣之盡忠子之盡孝所謂内盡於已也於君則順事君之道於親則順事親之道所謂外順於道也下又兼順鬼神而言之者亦所謂順於道也於鬼神君長言順則知所謂孝於親者亦順也於親言孝則順於鬼神為敬順於君長為忠又可知反覆言之者以見無不順而備故也然祭有十倫而此止以三者為備者以三者為十倫之大故也三者備矣則十

倫不期備而備矣致其誠則無偽行致其信則無疑慮致其忠則無欺心致其敬則無怠志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蓋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道樂以樂其来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雖其如此俱明薦之於其親而已不求其為也明薦與明禋明饗同義不求其為者或為已或為人皆未免乎有所為檀弓曰唯祭祀

之禮主人自盡焉耳其言正與此合追養繼孝養爲事親之事孝爲事親之道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絶孝子之事其親也上則順於天道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畜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則孝之順於天道可知孟子曰内則父子人之大倫也則孝子不逆於人倫可知順則不逆矣不逆未盡乎順與論語於爲君言難於爲臣言不易同義

馬氏曰言福則未及於道言道則福從而備之矣循

於道之謂備蓋循於道則無所不備故曰無所不順之謂備

山陰陸氏曰莊子曰循於道之謂備其本一也言忠即是孝孝即是忠非兩也言以孝於親者以上順於鬼神外順於君長二事孝於親也變言孝亦以此孝經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今其言更如此言出於孝者還以為孝也唯賢者能備春秋責賢者備亦以此能備然後能祭所謂唯賢

者能盡祭之義也西鄰禴祭可謂内備隨雖獨豐外備而已若致其誠信以下然後能備故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其謂之明薦蓋亦如此孝者畜也臣畜君以忠子畜父以孝順於道不逆於倫若舜盡之矣書曰烝烝乂不格姦又曰夔夔齊慄瞽亦允若瞽亦允若於是為至夫以下畜上可謂難矣雖舜不能頓至

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則能饗賢者具人道則能祭福者富也有萬不同之謂富故於道無所不順內既孝於親順而受福其在外也必忠於其君順而受位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其本一也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已所畏也君於國長於鄉皆在外已所尊也致其孝於內則上順鬼神外順君長人道皆為備矣故曰賢者能備指其事親而言之則曰孝子指其具人道而言之則曰賢者誠者信之成信者所以有

諸已也故奉之以物忠者敬之盡而敬所以直內也故道之以禮樂以迎來則安之以樂合諸天道則參之以時孝子之心所以自盡者如此豈有求而為哉生可得而養死不可得而養則孝幾於絶矣故祭則追養以繼孝養之至則上而天道以順於鬼神下而人倫以不逆於君長亦寧神之大者歟

慶源輔氏曰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也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

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内盡於已外順於道則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不言外順於物物有不可順者也能備然後能祭則祭之必受福可知也經之所謂福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前言心怵而奉之以禮者禮寓於物也此云奉之以物道之以禮者物必將之以禮也不求其如此然後能盡祭之義一有所求義不盡矣奉之以物以物將其誠敬也道之

以禮以禮行其誠敬也安之以樂以樂安其誠敬也

參之以時以時參其誠敬也奉之以物則不為虛拘

行之以禮則輔以威儀安之以樂則不為勉強參之

以時則發必中節如此然後能盡其心追如追遠之

追繼如繼明之繼養在事孝在心

金華應氏曰古之論福者曰降之百祥曰降爾百福

曰受天百福曰百禄是荷皆謂降之於上而畀之於

下此所謂福乃不求諸神而求諸已不求諸外而求

諸內故其名云備百順者即理之無所不順也葢惠迪吉從逆凶順則為福逆則為禍皆在我不在彼也誠信忠敬所謂忠信禮之本禮樂時物所謂義理禮之文理則無所不順有致福之道也心則不求其為無幸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追養者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為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

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

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鄭氏曰没終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事親有三種之道

嚴陵方氏曰以養志為上以養口體為下此養之順

也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

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

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是三者皆孝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曰孝子之行也觀者上下見之之謂觀其順則不順者亦可見矣觀其哀則不哀者亦可見矣以至敬與時皆然也

石林葉氏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為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為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為嚴之體也蓋孝子之行不過此三者而其誠信忠順皆在内者故曰孝子

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順即前所謂順于道不逆于倫也故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數與疏皆非時也

既内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葅陸産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

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内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鄭氏曰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具備具謂所共衆物也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産之醢蚳蝝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温生寒死之蟲也内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咸皆也

孔氏曰自此至祭之道也一節以上言孝子事親先能自盡又外求伉儷供粢盛之事菜醢人加豆之實芹菹朝事之豆茆菹是芹茆也又有昌本深蒲茖筍是水草故鄭云之屬醢人饋食之豆有蜃蚳蝝即蚳之類有兎醢醓醢皆是陸産故云之屬明堂位云周之八簋蜩蟬也范蜂也此昆蟲之屬籩人加籩之實有蔆芡饋食之籩有棗栗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

嚴陵方氏曰既内自盡於已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

之道莫大乎夫婦之際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內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事宗廟社稷為言也必曰玉女者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亦在乎有貞潔之德而已觀卷耳之詩后妃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雞鳴之詩則夫人夙夜警戒有相成之道然婦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祀之時也此之所言亦以祭祀為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夫婦親之若

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內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菹以醢類也故周官屬醢人然以植物為之則曰菹以動物為之則曰醢水草之菹即七菹所謂茆菹芹菹之類陸產之醢即七醢所謂兎醢鴈醢之類然七菹又有葵菹之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有蠃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則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為三俎矣言實則菹亦非

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竒籩所盛者地
産故其數用八之耦於昆蟲草木言隂陽之物者葢
昆蟲以隂蟄以陽出草木以隂枯以陽榮故也然草
木亦隂物也陸産亦陽物也三牲以陽物也八籩以
隂物也正謂昆蟲草木爲隂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
蟲之異草木之實而隂陽之物於是爲備故也以隂
陽之物於是爲備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
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

於內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祭之心也

延平周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先王以孝子自盡爲不足而又有求助之禮也內盡志而外不盡物者所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者也外盡物而內不盡志者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者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其祭之心也故萃之卦曰用大牲吉順天命也

馬氏曰必夫婦親之以生事之也詩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言其有至誠以將之也又曰苾苾芬芬神嗜飲食言有至誠必假外物以將之也盖誠不盡不足以享神物不備不足以禮神詩曰濟濟蹌蹌絜爾牛羊言内盡其志外盡其物也

石林葉氏曰娶妻非為養而有時乎為養所以外求助也盖宗廟之祭君牽牲夫人薦盎社稷之祭君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為祭服故曰共事宗廟社稷

君治外而卿大夫相之夫人治内而命婦相之所謂
備内外之官也動物天産所以作隂德故參之以昆
蟲之異則陽之物備植物地産所以作陽德故參之
以草木之實則隂之物備由隂陽而推之則凡天地
之閒可薦者皆其物所以盡也物盡於外而無志以
將之君子以為徒物故曰内之為尊外之為樂
延平黄氏曰君子之祭不盡志無以致敬不盡物無
以致愛致齋於内散齋於外齋之日有所思祭之日

有所見此盡志也内心也其備小物也水草之菹陸産之醢在焉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在焉其備陽物也昆蟲之實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實在焉此盡物也外心也

慶源輔氏曰自盡實難事親若曾子可也心盡而誠行則内外之官不容不備内外之官備則凡祭之事物不容不備小物備矣美物或未備也美物備矣陰陽之物或未備也至於陰陽之物備則至矣盡矣無

遺矣又云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盖其至誠無有窮已之意故云此祭之心也孝子祭親之心何有窮盡但拘於禮束於財不得自盡其心焉耳矣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

祭之道也

鄭氏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齊或作粢

孔氏曰此覆結上文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王藉田在遠郊甸師氏掌之内宰云中春詔后帥内外命婦始蠶於北郊注云婦人以純陰為尊故也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

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太陰故北郊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與后同也莫耕莫蠶莫無也言王侯豈貧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以其欲致誠信故身自親之鄭氏言純有二義一絲旁才古緇字二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緇皆作純鄭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緇若此純服是也若衣色可見絲文不明即讀為絲

嚴陵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為陽事故於之以耕北

者陰地而蠶為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盛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紘者亦以此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紘者亦以此此又隆殺之别也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内皆臣妾耳有一國者百里之内皆臣妾耳則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以身致其誠信而已以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物故也所謂神明則與事天地之神明所稱同而與交於神明所稱

異若所謂神位神號者神之也若所謂明盛明燭者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純言服冕言冠天子言所服諸侯言所戴亦言之法鄭氏謂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非是知然者以天子宜主言郊諸侯言廟知之也荀子曰郊之麻絻一也蠶於北郊爲宜詩曰南東其畝則耕雖於東郊可也案蠶與馬同氣牛宜南方馬宜北方又蠶惡南風此所以雖夫人猶蠶於北郊歟

廬陵胡氏曰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祭不耕蠶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

於神明也

鄭氏曰訖猶止也定者定其志意

孔氏曰自此至夫婦親之一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及時將祭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整及其齊也止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

嚴陵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大事即祀事也恭敬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敬耳防以防其外之表也止以止其内之出也物自外入故曰防嗜欲由中故曰止前言止而後言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後言邪物則前所言物者亦邪物而已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故又引記以為言焉此與學記引蛾子時術之所言同不為物所貳故其德精不

為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致其至而已故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至也精之至矣故於祭之心則為精意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為明禋明享焉散齊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内是也此以時之先後為序彼以事之内外為序也解亦見彼以齊於内故又謂之宿以其宿於内也禮器所謂三日宿者以此以齊於外故又謂之戒言戒於外也禮器所謂七日戒者以此若

心不苟慮與訖其嗜欲之類則所以齊其内也若手足不苟動與防其邪物之類則所以齊其外也夫散者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其至焉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齊之定言定於外齊言齊其内

馬氏曰揚子曰存亡形屬荒絶其唯齊乎蓋齊者致一以格神也夫趨舍汩心則不足以致一故齊不齊以致齊也夫唯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精者

天德之至可以入神樂則志散而誠不存故不聽樂

石林葉氏曰聖人以道極其髙明則無思也無為也

道中庸則莫不思也亦莫不為也唯其有思故齊唯

其有為故戒然言齊而不及戒者以為出於思故也

君子嚴於事鬼神其戒則防邪物以治外其齊則訖

嗜欲以治内内外治則耳不聽樂而志不散也志不

散則心依於道道無形也手足依於禮禮有體也易

言齊戒以神明其德而此則致精明之德者以其主

祭祀而言則不嫌於不及神也要之精其思而已散言其思之始致言其思之盡而又夫婦親之其敬如此神明其有不交乎

慶源輔氏曰誠信則一一則盡二則不盡矣一而盡洞洞屬屬則敬也敬則與天為一況於鬼神乎有大事故有恭敬恭敬故有齊固有臨大事而恭敬弗至者矣故其言如此變止言訖訖則遂止矣齊固不止於此於此猶不焉他可知也君子亦何時不然必於

此言之所以致其慎且為中人以下設依於道志以道寧也依於禮非禮不動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神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與神非貳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内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

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鄭氏曰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齊猶戒也戒輕肅重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絼芻謂藳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藳涗盎齊也盎齊涗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嚌嚌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

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芻㦸

為𦗨

孔氏曰外謂君之路寢内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於

正寢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云然耳祭日

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純冕純亦緇也上文已解

冕皆上玄下纁其服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後

及周公廟則悉用玄冕而祭副及褘后之上服魯及

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

狄並立東房佚侇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然下文夫人東酌罍尊則知在房謂西房也大宗主宗廟禮者亞祼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云大宗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下云夫人薦涚水薦豆顯夫人親行也各有所明不可一揆君執紖者紖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皆從於君士執芻者芻謂藁也以其殺牲用芻藁藉之也宗婦

執盎從謂同宗之婦執盎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涚齊而薦之鄭注盎齊涚酌周禮司尊彝文彼注云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謂之涚酌鄭引此解薦涚即盎齊也夫人薦盎不薦明水令經薦涚之下更言水以盎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盎而連言明水耳上言夫人副褘則此是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盎齊但言盎畧耳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盎齊也君執鸞刀羞嚌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

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使不絶亦奠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嚌肉以進之案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嚌之故鄭云嚌肺祭肺之屬也

嚴陵方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而詔之齊也戒其期

故曰宿且經宿而後致齊則謂之宿宜矣若世婦言宿戒大司樂言宿縣皆以是耳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於是日而遂散齊也聽外治者君也故致齊於外聽内職者夫人也故致齊於内與祭義所謂内外者異矣彼謂一身之内外齊於内外所以辨其位會於大廟所以聯其事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與明堂位所言同義於夫人言副禕則君純冕者衮冕也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

稱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當孔子時固有純冕矣王氏釋服周之冕為純冕者以此衮冕副褘蓋天子王后之服容記二王之後與魯禮亦極諸侯之盛禮言之爾衛非二王之後而夫人之詩則曰副笄六珈何也周官追師掌首飾有副有編有次副為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為首飾之中故以之配鞠展次為首飾之下故以之配褖衣而已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褘則王后之所獨猶衮之九章則上公

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三狄雖同用副然以配褘衣為正故經未有言副褕屈者止曰副褘而已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則大宗固有攝夫人亞祼之禮矣大宗即宗伯也君執紖則親牽之故也宗婦宗子之婦也經有言命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命婦矣命婦則不必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

同至於執盎則宗婦之所獨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盎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盎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盎此言宗婦執盎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故也薦涚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涚齊貴新是也酌齊則必用涚矣祭義不言者畧也嚌者尸所嚌之肺也嚌則嘗之也以尸之所嚌故君執鸞刀而羞之也尸必嚌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夫人薦豆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以上題言夫祭也者必夫婦

親之故此結言此之謂夫婦親之也
延平周氏曰祭義散齊於外致齊於内以廟之内外言之也此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内者以宫為内以廟為外盖夫人雖致齊亦不離於宫也此亦在中饋之意圭者象天用而半圭為璋示其君之於天用則全之而夫人則半之而已
金華應氏曰十日十干之一周氣序之小變也齊戒於一旬之内示精神匝乎氣之所周而無變也旬之

數十天地二五之合也散齊以七致齊以三皆陽剛而非陰雜也

長樂陳氏曰殷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而辨神於幽故先祼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大室祼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則尸入大室以圭瓚酌鬱鬯祼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祼其祼尸也如祼賓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

而自灌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考之於禮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賔客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宗涖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祼也行人曰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諸侯有祼而卿無祼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

裸者此也禮書

山陰陸氏曰亞裸非獨容夫人有故攝焉亦容宗伯亞夫人裸蓋二王之後三裸君一夫人一大宗一

馬氏曰言士執芻則後於君言宗婦執盎則先於夫人者蓋芻所以用於迎牲之後而執盎必居於薦之前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四